



方 紀 著

老桑樹下的故事

822
0020

老桑樹下的故事

方 紀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這是一部反映冀中人民抗日鬥爭和土地改革運動的小說。作者通過冀中一個村莊所經歷的長期艱苦的鬥爭，描寫了新人的成長過程，並把日寇的瘋狂的“五一掃蕩”、一九四三年的嚴重旱災和地主階級破壞土地改革的毒辣陰謀，都曲折地、複雜地交織在鬥爭的畫面上，顯示了冀中人民的英雄面貌和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作品還描寫了在人民擊潰天災人禍和勝利完成抗日與土地改革鬥爭之後，走上了生產建設的道路。原書曾於一九五〇年由三聯書店出版，現經作者修訂，重排出書。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7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書號 04 字數 106,000 開本 737×1092 1/32 印張 5 $\frac{7}{8}$ 插頁 2

1954年8月北京第1版 1958年3月北京第5次印刷

印數 89001—46500 冊

定價 (6) 0.50 元

目次

楔子	歷史……………	一
一	故事的開頭……………	七
二	趙大山和周小霞……………	二三
三	過年……………	二〇
四	新時代……………	二七
五	農會主任……………	四〇
六	村長……………	五九
七	生活……………	四四
八	趙大山回來了……………	五三
九	父親的死……………	六二
一〇	『老桑樹下的戰鬥』……………	六六
一一	趙福順的小酒舖……………	七五

一二	五月·····	八二
一三	在艱苦的日子裏·····	八九
一四	一個女人的命運·····	九九
一五	土地·····	一〇四
一六	愛情·····	一三三
一七	勝利以後·····	一三三
一八	糾紛·····	一三八
一九	老桑樹下的客人·····	一五五
二〇	『貧農路線』·····	一四四
二一	黑信·····	一五五
二二	老魏·····	一五九
二三	羣衆的意見·····	一六六
二四	共產黨員·····	一七五
結尾	老桑樹下辦喜事·····	一八一

楔子 歷史

靠近漳沱河南岸不遠的地方，有一個村子叫做『老桑樹下』。這個村名，聽起來有些古怪，可是說起來，倒有點來歷。

老桑樹下村北，有一道二三里長的土崗子，由西北斜向東南，彎彎曲曲的像條小山嶺。在這土崗子上，夾七夾八的長滿些樹坡子。裏面有榆樹、楊樹、棗樹、杜梨樹、紅荊條、柳杆子、桑坡子等等。因為這是塊公地，沒有人管理，所以總也長不起樹來，只是東一墩、西一坡的密密蓬蓬的雜亂生長着。一到春天，便綠葱葱的鋪滿了整個土崗子，毛茸茸地，倒也好看。要是從遠處望去，在這無邊無際的大平原上，太陽光照得它曲折起伏，好像一灣流動着的綠水；因此人們都說這是塊好地方，有風水。就在這土崗子的正脊梁背上，長着一棵老桑樹。這棵桑樹有多少年了，誰也不知道。只見它又粗又高，樹身子彎彎曲曲，樹腦袋只剩了半個，好像一個駝背的老人，僵僵着身子，歪着頭站在那裏。走近了，就見樹皮裂開來，渾身是疤，露着白光光的身子。雖然這樣，它每年還是長出又肥又大的桑葉，結成又紅又甜的葢子。因為這棵樹，這個村子便叫了個老

桑樹下。村裏年老的人們，常常說起有關這個村子歷史的故事：

傳說在漢朝『劉秀走國』的時候，被王莽的兵馬趕到這裏來。劉秀那時是單人匹馬，正跑得又飢又渴，便慌慌張張一頭鑽進了這個村子。一進村，碰見個揹糞筐的老頭兒，他便大聲大氣地喝道：

『呔！你這老頭兒，趕快把我藏起來。我是劉秀，我是皇帝！』

那個老頭從上到下把他打量了一番，便不慌不忙地說道：

『我們莊稼人，只知道種地吃飯，織布穿衣，誰管你皇帝不皇帝！』

說罷，一轉身走了。劉秀又是氣又是急，跳起腳來大罵。待要趕上去教訓他一頓，又見村外塵土飛揚，人聲吶喊，追兵眼看就到，只得藏在村北一片樹林子裏，爬到這棵大桑樹上。

這時，正是五月天氣，桑葉又肥又大，桑葢又紅又甜。王莽的兵馬在村子裏搜索，劉秀便躲在桑樹上吃葢子。這樣，才脫過了這場災難。

後來，劉秀做了皇帝，便派人一手擎了火把，一手拿了金牌，來到老桑樹下，他吩咐那個差人說：

『這個老桑樹下，是個頂壞頂壞的壞村子，放一把火，燒了它罷！至於村北那棵老

桑樹，賞給它這塊金牌，因為它救了我。」

那差人來到村子，便依着劉秀的話，一把火燒平了村莊，連累得那棵老桑樹，也被火燒去了半個腦袋，至今長不起來。恰巧在老桑樹旁邊，長着一棵椿樹，那差人因為見桑樹燒了，便錯把金牌掛在椿樹上。這樣一來，桑樹當然很生氣，從此氣裂了肚皮。旁邊的楊樹看見了，覺得老桑樹徒勞無功，劉秀糊塗可笑，便哈哈大笑起來。從此，每到秋天，椿樹上掛了牌子，桑樹便氣裂了肚皮。楊樹呢，總是嘩嘩地笑個不住。其它別的樹，像松、柏、榆、柳，也都為桑樹不平，為椿樹害羞，便呼呼地叫起來。這樣，椿樹就變得臭名遠揚了。因此直到現在，椿樹葉子還是臭的。

村莊被燒平以後，人們就搬到土崗子上老桑樹底下來居住。但由於那時連年不斷的戰爭、災荒和瘟疫，人們都死的死，逃的逃了。在戰爭最厲害的那些年月裏，漢族人打來打去，外族人也打來打去，只打得這塊肥美遼闊的平原上存不住人。房子燒光了，樹也燒光了；到了春天，燕子回來連個做窩的地方都沒有。只剩下這棵老桑樹，忍受着一切災難，孤零零地站在土崗子上，給燕子歇腳，給行人乘涼。

這樣，不知過了多少年代，從西邊山上來了一男一女，便一同住在這棵老桑樹底下生活起來。

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他們用自己的手勞動着。先是放一把火，燒光了地上的野草；然後一鋤一鋤地挖斷地下的草根，翻起黑黝黝的土地，撒上種子，一場雨，便鑽出綠油油的嫩苗來。接着，繼續不斷地拔草、鬆土、澆水、清除害蟲……莊稼長起來了。到秋天，收穫了：金黃的穀子、火紅的高粱，還有各種各樣的菜蔬和果子。

這樣，人們勞動着，生活着，用血汗灌溉了這平原上的土地。一代一代地過來了，老桑樹下又變成了一個富裕的村子。

後來，大約在五百年前，有個姓朱的皇帝來到這裏，看到老桑樹下地壯草肥，便要在這裏屯兵養馬。他們撒開馬，在這平原上兜圈子。凡是馬蹄踏過的地方，就是他們的土地。然後，又開弓射箭，箭射到哪裏，哪裏就是他們的地界。於是皇帝圈定了土地，委派了村裏一家姓何的大戶替他們管理，叫做『皇糧莊頭』。從此，老桑樹下的人們，便失掉了自己祖先開墾出來的土地，變成何家的佃戶了。

人們照常勞動着，可是耕種的不是自己的土地了。年年交租納稅，到頭不得溫飽。土地吸乾了老桑樹下農民的血汗，却養肥了不勞動的地主。又這樣過了一兩百年，到明朝正德五年，從北邊殺來了一支人馬，爲首的叫劉六、劉七，下面有大將楊虎、李隆、齊彥名、趙風子等人，帶領十萬人馬，暴動起來，攻州破縣，殺了州官趙繼宗、

神武指揮杜輝。老桑樹下的人們，也拿起鋤頭鐮刀幹起來了。他們殺了『皇糧莊頭』，分了土地和糧食……可是不久，暴動平息，許多人被殺死了；剩下的，依舊給地主種地。以後，不知在哪年哪月，地主們爲了統治方便，給農民規定了一個章程，在這個章程上，規定着農民永遠勞動和怎樣勞動，這章程便一直傳流到現在。根據一九四七年在土地平分中得到的老桑樹下『守箴堂何宅』的土地賬上，寫着民國二十一年的修正條文如左：

光棍佃戶章程

——民國二十一年修正暫行條例

- 一 舉凡老桑樹下農民佃種土地者，租價按股計算。整股無活底者五元，半股有活底者五元，歉年加至十元爲止；
- 二 每年二月初二日外安鍋，耕地米每畝一升，秋耕地完，鋤草入了屋，外面始止灶。內墊柴米，秋麥各算賬一次。十月算賬，按九月三十日行市，吃糧還糧，每股扣紅糧或玉米二斗；
- 三 安鍋後盡夥有脫工者，早晨扣六十枚，至午一百枚，至晚二百枚。如有報散罷工，乾身

出走，不得爭論；

四 春時澆麥一遍，鋤麥一遍，鋤大田三遍，鋤棉花五遍以上。苗只鋤一遍者，其糧按一、九分賬。秋天種麥，打開畦爲交工。種棉花澆地鋪水，並須澆苗；

五 秋耕地串一次扣一次，非兩過不算交地。秋耕不完，過十月節一日，亦不許止灶；

六 麥子許拔不許割，宜割者由地主作主，苗不成宜毀者須商經地主同意，不許自作主；

七 拾穀後不許摘穗子，過秋乾草切一半，要短不要長；

八 八月種麥時，須添短工種上，捕蝗蟲地主自由添工，工錢均歸班內拿。摘花拾桃掰玉米等事，工錢均歸班內拿。僱小工也歸班內，冬天歸地主；

九 麥子二、八分（拔切工錢在二內開支，麥根扣爲錢，不許分走），粗糧三、七分（折耗在三內不在七內），花生內平土堆三、七分，外平土堆四、六分，土麥子對半分，土糧食對半分。裝場過斗時，六升爲一斗，四升不算糧；

十 硫磺下柴不分，草不分，成束者分。玉米秸三、七分。每股分物過一百元時，扣柴禾洋二元，九十九元不扣，一百零一元即扣；

十一 代圃混吃菜，賣錢四、六分；

十二 養牲口餵豬，糞肥歸地主；

十三 看青錢麥子二、八攤，秋糧三、七攤；

十四 散班日地主不管好吃，由班中自酌。

附則

- 一 內用工不拘數，隨叫隨到；
- 二 每早起進內挑水足用再動工，莫等叫；
- 三 起圈、挑水、掃地、出廁、磨面、碾米、墊腳、上土、抹房頂等，仍照常做工，吃外飯；
- 四 出家眷車內管飯，接先生車吃外飯。送禮送信只管飯，不計工，如有修築大事，用工日久則計工；
- 五 地段計於賬上，按數算米，憑摺支錢。三人內推一頭目，每晚進內商辦事項，公中除紅糧三斗；
- 六 本章程經衆人議定，各佃戶恪須遵守。如有違犯，拔鍋封門，永遠逐境。

一 故事的開頭

下面要講的這個故事，開始於民國二十三年冬天。這一年，雪下得少，直到臘月二十三才下了頭場雪。這真是一場好雪，紛紛揚揚直下了兩天一夜。到第三天，一場西北風，颳得天晴氣朗。太陽出來，格外清明，照着這白皚皚的大平原，像是銀粧世界，明

光耀眼。

這天早晨，『守箴堂』的地主何恩元很早起來。開門一看，新雪初晴，不由得心裏高興。喝了幾盅熱酒，暖暖身子，吃罷早飯，便吩咐長工老起備馬。這時早來了堂房侄子何文祥，本家侄孫何虎，一個架鷹，一個措槍，何恩元騎上馬，牽着狗，到村外打獵取樂去了。

這何恩元本是老桑樹下『皇糧莊頭』的後代，明朝以來的財主，在這方圓幾十里中是提得着的人物。從小又進過學，中了秀才。因此老百姓當面都稱他『秀才先生』，可是背地裏，因為他腦袋大，又叫他做『大頭元』。今天何秀才心裏特別高興，雪大天晴，正是打獵的好天氣，一邊走着，一邊逗得他那隻名叫『雪裏紅』的獵狗，馬前馬後，不住地撒歡使樣。老起牽着馬走在頭裏，文祥架着鷹，何虎措了槍跟在後面，一路前呼後擁，來到村外，便呼嚕喊叫地在這一望無垠的雪地上奔跑起來。

當他們跑到一片墳地的時候，突然有一隻紫花毛、紅眼睛的小兔子，猛然跳起來，從他們眼前一晃，箭也似地向北跑去，眼看着奔了那條大土崗上，鑽進一個柴禾堆裏。『雪裏紅』眼尖，早從何秀才手裏一掙，像是一道紅光，直追上去。文祥也撒了鷹，那鷹便把翅膀一搗，起在空中，圍着那道大土崗子盤旋起來。

這時，土崗子上有兩個人，一個老頭，花白鬍子，穿一件破棉襖，正雙手掄起大鎬挖樹根；旁邊一個小姑娘，不過十五六歲，正跪在雪地上，把四下飛簷的木片一塊塊檢成一堆。這兩個人，是何家的佃戶周老四和他閨女小霞，因為下了雪，沒有柴燒，到這裏來挖樹根的。那小霞看見小兎鑽進柴禾堆裏，一面高興地喊道：

『小兎，小兎！腦袋瓜上頂白布……』一面便抓起身旁挖樹根用的三齒鉤上前去打。這時，那小東西却鑽了出來，從小霞腿下一溜，就不見了。那狗也恰好趕到，老遠便縱身一撲，正好撲在小霞身上。小霞唉呀了一聲，一跤翻倒在地上，隨手把三齒鉤朝那狗打去。哪知不偏不歪，打個正着，三個齒倒有兩個齒打進狗眼裏，中間那個齒，又恰好抓住了狗的鼻子。那狗直疼得搖頭擺尾，汪汪亂叫，便在小霞身上亂抓亂咬起來。小霞翻倒地上，腳踢手撓，哪裏還爬得起來，只急得岔了聲地喊道：

『爹，爹，打狗！』

那周老四的老伴，死在生小霞的月子里，因此老四是又做爹、又做娘地親手把小霞帶大；如今父女二人，相依爲命地生活着，今日一見這情形，哪能不急？聽見小霞一喊，周老四順手抄起担柴禾的扁担，照準那狗，用盡力氣攔腰打去。只一下，便把個狗打出去了一丈多遠，立刻頭碎腰折，連叫一聲都來不及，就地一滾死了。

這時，何秀才已經騎馬趕到。一見周老四打死了他心愛的『雪裏紅』，一翻身，跳下馬來，看他滿臉焦黃，渾身顫抖，嘴角上鬍子一翹一翹的，瞪大了眼睛望着周老四。周老四覺得不好，剛要分辯，馬鞭子早已劈頭蓋臉朝他打來。

小霞一見情急，立刻跑上去要護爹爹，却被何虎一把抱住；長工老起，上去待要勸解，又被文祥喝退。這何恩元真是心黑手辣，一頓鞭子，把周老四打得躺在地上，滿口流血，一動不動了。

這時，秀才猶自怒氣不息，雙手掙腰，惡狠狠地罵道：

『我把你個老混蛋，眼睛長到褲襠裏去了！常說打狗看主人，你是存心給我難看呀！……』

說着，上去鞭抽腳踢，又是一陣混打。小霞早掙脫何虎撲到爹身上，哭着喊道：

『打吧，打吧，連我也打死吧……』

『打死你值個屁！』秀才冷笑一聲，果然在小霞身上抽了幾鞭子。這時，老起實在不忍，上去攔住秀才的鞭子，拉開小霞，何文祥也看着人都快打死了，便上前說道：

『消消氣吧，大叔，打死他們也不跟狗值得多，累着你老人家可就值得多了……』
這樣，秀才方住了手，却還不依不饒地轉向文祥吩咐道：

『去，把老東西捆起來，給我送城裏！』

文祥過去看看老四，已是只有出氣沒有進氣了，便對秀才使個眼色，然後高聲說道：

『饒了他吧，大叔，爲他還值得麻煩縣裏？我看叫他披麻帶孝，給咱「雪裏紅」出個殯，讓鄉親們看看也就算了！』

何秀才一聽，覺得新鮮，心裏暗罵文祥這孩子缺德，比他還損。但一半也怕事情鬧大了，鄉親面前過不去，便故意冷笑一聲說道：

『就依你吧，只是便宜了這老狗日的！』

說罷，上馬揚鞭去了。何文祥過去用腳踢踢周老四說：

『別裝優了，太爺饒了你，還不趕快起來？』

可憐周老四，早被打昏了，哪裏還爬得起來？小霞跪在地上，攔住爹爹脖子，只哭得死去活來！文祥過去在小霞臉上擰了一把，衝何虎嘻嘻一笑。小霞一扭身，把臉緊緊藏在爹懷裏，哭得更厲害了。

這場打鬧，早驚動了村裏的人們。起初見是何秀才在這裏打人，誰敢過來相勸？只得遠遠站定了觀看。等他走了，人們這才急忙聚攏來。先有賣雜麵的何根造和開小酒鋪的趙福順，過去扶起周老四，看看已是面色如土，兩眼緊閉，鼻子嘴裏滿是血，知道打

得不輕，但也只能暗暗歎氣罷了，誰敢說句什麼。

哪知他們扶着老四要走，文祥却上前攔住道：『鄉親，就這麼走了？』

根造把眼一瞪說：

『人都打成這樣了，還要怎麼呢？』

文祥見人越來越多，風頭也硬，便改了口說：

『怎麼也不怎麼，只是……事情還沒有完，……剛才，是我給太爺說的，讓他買口棺材，披麻帶孝，給「雪裏紅」出個殯……』

人們一聽，覺得不像話。你看我，我看你，個個面帶怒容，只是沒有人作聲。人羣裏有個叫何老明的，是他們何家的族長，外號『窮大輩』。從小扛了一輩子活，到現在落得孤身一人。夏秋天給村裏看青，春冬兩閒的時候編篾籬。這個人雖說窮，骨頭可硬，在村裏就愛說直話，管閒事，打抱不平，因此人人尊敬。就連秀才院裏的人們，對他也要讓三分。他一見這個情形，覺得太不成話，又聽文祥一說，可就動了火。於是分開衆人，往前湊了兩步說：

『文祥，年輕輕的說話可要留德！我活了五十八也沒有見過人給狗出殯的。別拿着窮人開心，世界上有說不着的話，可沒有走不着的道！不要逞過了頭收不回去。』